京劇叢刊

第三十一集

人面桃花
竇公送子
瘋僧掃秦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三十一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京劇叢刊第三十一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刷者　國風印刷公司

（上海新閘路568弄437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805）[IV V 31]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51000字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 5/8

1955年6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7100冊

定價 三角五分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人面桃花

前記

『人面桃花』取材於唐朝孟棨『本事詩』中的崔護覓漿故事。

博陵書生崔護年少多才，到長安（唐朝的首都）赴試，名落孫山。爲了排遣煩悶，喝了幾杯酒，獨自出城散步，不覺走到一處名叫杜曲的小村落，見一人家，幾椽茅屋，牆裏牆外桃花盛開。他因酒渴思飲，便去叩門，想討杯茶喝。開門出來的是一個聰明秀麗的年青姑娘。這個姑娘的名字叫杜宜春。家中只有父女二人相依過活。這天恰巧她的父親出門去了，只留她一人在家。崔護和杜宜春相見後，彼此傾慕，臨別之際，二人都不勝依戀。

第二天，崔護正要再去探訪杜宜春，他的同鄉窗友吳是仁唯恐他有邪僻之行，假稱崔父有病，把他誆回了家鄉。

第二年春天，崔護又到了長安。當他再到杜曲村杜家門前的時候，見桃柳依然，而杜宜春不知哪裏去了。幾度敲門，無人應答，他在門上題詩一首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題罷怏怏而歸。一年以來杜宜春無時不渴想崔護，那天和父親

從鄰村回家，見崔護所題詩句，不禁悵惘若失，竟至病倒。當病重昏絕時，在幻夢之中，她感覺四處找尋崔護，始終不見。

她的父親以爲她已經死了。恰好崔護重來，他責崔護害死了女兒，崔護異常悲慟，請求撫屍一哭，杜父不忍拒絕。宜春聞崔護哭聲復活，二人遂結爲夫婦。

這個劇本是歐陽予倩先生在一九二〇年編寫並演出的，這是他最近的訂正本。

人面桃花

第一場　初遇

（佈景：桃園及籬笆，兩扇板門，旁擺長石凳）

（杜知微上）

杜知微：（念）酒債尋常隨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老漢杜知微。只因朝政不綱，奸臣當道，我便在這城南杜曲，小築園庭，以養花種菜爲生，聊避賢路。不幸山妻下世太早，膝下只賸女兒一人，名喚宜春，尚未婚配，這倒是一樁心事。今日乃是三月三日，她與女伴們出外遊玩，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

衆：（內同唱）春來春去，無計留春住。



又是江關春暮，
綠遍平蕪，紅添芳樹；
問東皇歸期近也無？

杜知微：一片歌聲，她們回來了。

杜宜春：（內）妹妹來呀。

（杜宜春、李芳春、衆女伴同上）

衆　：（接唱）　問東皇歸期近也無？

（宜春、芳春對女伴招手）

杜宜春
李芳春：姐姐們明天會！

衆女伴：明天會！

（宜春走過去叫父親）

杜宜春：爹爹。

李芳春：老伯伯。

杜知微：啊，兒回來了！李家姐姐也來了，裏面請坐！

李芳春：不啦。我跟我姐姐同去玩耍，她要送我回家，別看她比我大兩歲，還跟小孩子似的，我怕她被人拐了去，就特爲把她送回家來。交給您啦，可沒有我的事啦。

（杜宜春輕輕的啐李芳春）

杜知微：（樂得呵呵大笑）呵呵，有勞了。吃杯茶再去罷。

李芳春：不啦，我媽還等着我呢。（下）

杜宜春：花樣子不要忘記了！——啊，爹爹。

杜知微：哈哈，你們眞快樂得很。

杜宜春：難道說爹爹就不快樂麽？看春色如許，何妨到村前散步一回。

杜知微：老人家哪有你們少年人的高興。

杜宜春：却不道偷閒學少年。

杜知微：只是你也出去，我也出去，這門戶交與哪個？

杜宜春：女兒明白了，爹爹不讓女兒出去，要女兒在家陪着爹爹玩耍。

杜知微：唔，我哪裏還要你陪我玩耍。

杜宜春：不是啊，有道是『老小，老小』，爹爹年紀大了，就變了小孩子了。

杜知微：看你是怎樣陪我玩耍。

杜宜春：我與爹爹打鞦韆。

杜知微：哎，年紀大了，打不動了。

杜宜春：捉迷藏。

杜知微：怎麽，捉迷藏？

杜宜春：我拿條手巾將爹爹的眼睛矇住，我在前面跑，爹爹後面追，抓住女兒，就算爹爹贏了。

杜知微：唔，將我的眼睛矇住，你來跑我來追，豈不要跌筋斗？這樣頑皮，那還了得！我要生氣了，要駡了。（假怒）

杜宜春：啊，爹爹不要生氣罷，我曉得的，爹爹雖是生氣，心中還是歡喜我，我是爹爹的好寶貝。

杜知微：哪個要你這樣的寶貝。

杜宜春：爹爹笑了罷，笑了罷！

杜知微：（笑）哈哈哈……

杜宜春：爹爹笑了，女兒就放心了。爹爹還是到前村去尋着幾個鬍子老頭兒吃酒去罷。

杜知微：爲父前去，留着女兒一人在家，無人陪伴。

杜宜春：女兒麼，有幾株桃花，一雙燕子，與女兒作伴。

杜知微：都是你母親下世太早，撇下女兒孤孤單單，無人照看！（拭淚）

杜宜春：（也覺感傷）啊，爹爹不要說這傷心話兒，還是吃酒消遣去罷。

杜知微：既是如此，你在家好好看守門戸，爲父去去就來。正是：嬌女最堪娛老景，買酒且向杏花村。（下）

杜宜春：爹爹須要早去早回……爹爹過橋要小心些！——唉，可嘆母親下世太早，父女二人，相依爲命；且喜在這城南杜曲小有園庭，倒也消遙自在。你看綠草成茵，桃花似錦，這般美景良辰，怎好孤負，叫我好難消遣也！

（唱西皮搖板）

蜂喧蝶舞團成陣，

迷漫的香霧眞醉人，

雲霞燦爛烘幽徑，

村居寂寞送餘春。

自古道：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看這桃花盛開，不免折枝下來，案頭供養。

（唱二六）

揀取花枝漫端詳，

欲折未折自思量；

看它笑向東風放，

好似處子試新粧。

嚦嚦鶯聲鳴嘹亮，

翩翩蝴蝶舞成雙，

人人皆祝花無恙，

我今折取別有衷腸；

案頭相伴長供養，

免得它墜泥洞無下場。

〔杜宜春持花走進門去〕

崔　護：（內）走哇！

〔崔護醉上〕

崔　護：（唱搖板）

十年間讀詩書力求上進，

有一片至誠心憂國憂民；

遭一回金榜上又沒有名分，

且趁這春風暖載酒行吟。

小生崔護。博陵人氏，到這長安城中前來趕考，誰想如今的科舉不憑文章，要憑情面。只因在這考試官員之中無有小生的親戚朋友，便名落孫山之外，辜負我文章魁首，滿腹經綸。雖說是富貴浮雲，也未免有些惆悵。適才在村店之中，飲酒大醉，一時口渴難當，要想到田舍人家，討杯茶吃，一路行來，也

不知是甚麽地方！（望）哎呀！這裏的桃花開得十分茂盛。也罷，不管它是甚麽人家，且在此處休息片刻。正是：春風到處留佳客，小坐何須問主人。

（欠身欲睡）

杜宜春：（在內吟詩）

桃花源裏住神仙，神仙也結世間緣；

洞口白雲俱掃盡，借問漁人何處邊！

（杜宜春上，登高折牆內桃花）

崔　護：（聞歌，驚）啊！哪裏來這樣美妙的歌聲！（抬頭望見杜宜春在牆頭）妙啊！

（吟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宜春瞥見崔護，避下）

崔　護：待我上前。——裏面有人麽？

杜宜春：外面哪個？

崔　護：小生遊春到此，酒渴難當，特來討杯茶吃。

杜宜春：原來如此。（開門，崔護想進門，杜宜春示意止住他）相公請少待。

崔　護：是是。有勞小娘子！

（杜宜春慢慢地關門，下。崔護把脚縮回來，他頗有禮貌）

崔　護：哎呀，妙啊！看她翩若驚鴻，宛若遊龍，眞是絕代佳人，小生緣分不淺也！

（唱搖板）

劉郎莫道蓬山遠，

神仙端只在人間。

杜宜春：（取茶上）茶來了。

（崔欲接，杜宜春置茶石凳上，崔護取飲完）

（崔護將茶杯交還杜宜春，杜宜春不接，崔護仍將杯置石凳上）

崔　護：有勞小娘子！請問小娘子貴姓？

杜宜春：我們姓杜。

崔　護：啊，姓顧？

杜宜春：姓杜。

崔　護：啊，姓杜。令尊大人可在家？

杜宜春：爹爹前村飲酒去了。
崔　護：令堂大人？
杜宜春：母親早年去世了。
崔　護：令堂仙逝了。令兄？
杜宜春：沒有。
崔　護：令弟？
杜宜春：也沒有。
崔　護：啊，弟弟也沒有！如此姐姐？（好像問她又好像叫她）
杜宜春：（搖頭）……
崔　護：姐姐也沒有啊。妹妹？
杜宜春：（搖頭）……
崔　護：你們這裏叫甚麼村？
杜宜春：叫杜曲村。
崔　護：啊，這裏的人家都是姓杜的。

杜宜春：只有我們一家姓杜。

崔　護：如此說來，你們在這村裏沒有本家？

杜宜春：（不理）……

崔　護：可有親戚？

杜宜春：（仍不理）……

崔　護：親戚也沒有？哦，是了，老親沒有，新親想定必是有的了？

（杜宜春感覺崔護有意調笑，索性不理）

崔　護：怎麼新親也沒有？這就奇了。小生也只有姨媽和舅母，新親戚也還沒有啊！

杜宜春：（故意支開）哎呀，燕子歸巢了！燕子歸巢了！

崔　護：小生新親也還是沒有的呀！……（見杜宜春繃着臉，便改變話題）尊府的桃花，實在開得茂盛。好極了！

杜宜春：花麼，哪有不好之理。

崔　護：尊府的桃花，與別處大不相同！

杜宜春：想是我們栽種的好。

崔　護：固然是栽種的好，你看嬌紅嫩白，與小娘子的面色一般，豈不是格外好看！

杜宜春：我看花的顏色，倒與醉漢的面色差不多。

崔　護：哎呀，小生眞是醉了。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府的桃花，每日與小娘子作件！

杜宜春：（假生氣）我家爹爹要回來了！

崔　護：令尊大人要回來了！如此我只得告辭了。

（唱搖板）

三生石上緣不淺，

爲人在客有誰憐！

（杜宜春取茶杯想進去）

崔　護：小娘子，尊府的桃花十分美麗，可否折枝相贈？

杜宜春：你自己折取便了。

崔　護：小生不敢。

（杜宜春放下茶杯順手折花，崔護說要牆頭那枝，宜春佯怒走進門去，將門關上，

崔　護：（在門外）小娘子，非分之求，十分冒昧，念小生愛花如命，出自一片誠心，還望多多原諒！

（崔護等待有頃，門內毫無聲息，他回身想走，剛舉步又回顧，忽見宜春出現在牆頭，她折花一枝，崔護急趨前接花）

崔　護：多謝小娘子。（深深一揖。宜春下。崔護對門內介紹自己）

崔　護：小生博陵崔護，年方二十一歲，尚未娶妻。（說兩遍）

（崔護注視門內不勝留戀，下）

（杜宜春開門出來目送崔護，不知不覺、一步一步走向崔護去的那邊，她凝眸遙望如不勝情）

（杜知微上）

杜知微：（念）一天春色濃於酒，十里花香直到家。——啊，兒啊，在這裏做甚麽？

杜宜春：（驚）在此看看桃花。

杜知微：不要在外面，進去罷。

杜宜春：是。

（杜知微入門下，杜宜春隨在父親後面正要關門，忽見石凳上茶杯，悄悄出門拿起茶杯，對之凝想，忽聽得父親呼喚，方如夢醒，匆匆關門，下）

第二場　勸歸

（崔護在長安的寓所。案上有胆瓶，插着杜宜春所贈桃花）

（崔護上）

崔　護：（唱西皮原板）

前日裏城南路春風送暖，
無意間遇村女情致纏綿；
落第人何幸得美人青眼，
從今後富與貴更似雲煙。
我這裏整衣冠再去求見，
但願得能成就美滿姻緣。

小生昨日在城南杜曲遇見一個女子，十分美麗聰明。我向她求漿解渴，看她顧盼之間，深有情意，我想人海茫茫能得美人青眼，眞是三生之幸。看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再去探訪一回。那日聽她言道，她有父親在堂，倘若見到她的父親，也許他有愛才之意，我便央媒說合，我就是這個主意。待我前去便了。——書僮哪裏？

〔書僮上〕

書僮：（念）書僮書僮，事事全懂；相公管我，我管相公。——甚麽事？

崔護：我要到城外遊玩，不回家吃飯，倘若吳相公到來，你好生伺候。

書僮：相公您先別出去，您考完了得早點回家，我把行李都收拾好了，您親自檢點一下罷。

崔護：這個……我不回去。

書僮：怎麽不回去？——他一定是今科沒中，回去怕難為情。——我說相公回去罷，怕甚麽。今科不中，明年再來；明年不中，後年再來；要是這輩子不中，咱們下輩子再來。

崔　護：胡說，下去。

書　僮：是。（站在一旁，不下）

崔　護：走啊。

（唱搖板）

我這裏整衣冠神清氣爽，

（崔護剛出門，吳是仁上，彼此相遇）

吳是仁：（接唱）　問崔兄往何處這樣匆忙？

崔　護：吳兄。

吳是仁：崔兄你要到哪裏去呀？

崔　護：這個……我去探望一家親戚。

吳是仁：怎麽，你在長安城中還有親戚？

崔　護：是啊，一家遠房親戚，許久不見；昨日無意之中遇着，必須要去看他一看。

吳是仁：他姓甚麽？

崔　護：這個……姓顧。

吳是仁：這就奇了。我與你家三代世交，從來沒有聽見有姓顧的親戚。

崔　護：你才奇怪。我家的親戚多得很，你怎麼會個個認識。

吳是仁：好好好，就算我不對。我來問你，這位姓顧的親戚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崔　護：你我一樣的。

吳是仁：男人？

崔　護：是的。——偏偏遇見這樣一位囉嗦的朋友。

吳是仁：他是年老的，還是年青的？

崔　護：這與你有甚麼相干，要這樣盤根問底？

吳是仁：我與你八拜之交，你的親戚就是我的親戚；倘若他是年青的，我叫他一聲仁兄，倘若是年老的我叫他聲伯父；我應當與你一同去拜望。

崔　護：這個親戚用不着你去拜望，你在這裏稍坐片刻，我去去就來。

〔崔護匆匆欲行，吳是仁拉住〕

吳是仁：慢來慢來，我還有正經話呀。

崔　護：甚麼？

吳是仁：前幾天我與你約好一同回家，我便去僱船，誰知這一向的船，實在難僱得很。
崔　護：那就不必僱了。
吳是仁：哈哈，好容易我僱到了一隻船，今日下午便可開船。我約好了張、王、李、趙四位仁兄，我們一共六個人，同船回去，豈不甚好！
書　僮：那好極了！
崔　護：哪裏有六個人？
吳是仁：張、王、李、趙、你、我豈不是六個人。書僮在外。
崔　護：我不在內呀。
吳是仁：怎麽你不在內？
崔　護：我暫時不想回去。
吳是仁：却是爲何？
崔　護：我愛長安風景，想在這裏讀書。
吳是仁：那怎麽使得！臨行之時，你父親千叮萬囑要我與你一同回去，倘若你不回去，我怎麽交賬啊，老兄！

書僮：我也不好交賬啊！

崔護：我寫封信請你帶去。

吳是仁：哎呀，我看你必是在勾欄院中有了相識？

崔護：胡說，哪裏有這樣的事。

吳是仁：那一定是被甚麼妖精迷住了。

崔護：更是胡說。我乃是正人君子，從無邪僻之行，難道你還信不過麼！我暫且少陪，回頭再見啊！（拱手欲下）

吳是仁：崔兄且慢！我還有重大的消息未曾對你言講。

崔護：甚麼重大的消息？

吳是仁：（自語）我決不能留他一人在此，待我來騙他一騙。——這個消息我因爲怕你難過，沒有對你言講。（裝出嚴重的樣子）

崔護：甚麼事？

吳是仁：昨晚家鄉有人來，聽說令尊大人生病，想要你早些回去。

崔護：此話當眞？

吳是仁：這樣的事豈能說假。

崔　護：哎呀！

（唱搖板）

聽他言來心煩悶，

想不回家萬不能。

背過身來自思忖——

吳是仁：崔兄回去罷！

崔　護：好！我與你一同上船。

吳是仁：這便才是。——書僮，將你相公行李送上船去。

書　僮：知道了。

崔　護：呀！（走到案前，捧起花瓶）

書　僮：把花扔了罷。瓶兒我給你收起來。

（崔護不理）

崔　護：（接唱）萬千愁緒亂紛紜。

哪有青鳥傳芳信，
只怕重來難問津。
〔書僮挑行李先行，崔護下〕
吳是仁：（望着崔護，覺得他的行動有些奇怪）這位仁兄眞有些奇怪呀！（下）

第三場　題　詩

〔春天，桃花盛開，與第一場相隔一年〕
〔佈景與第一場同〕
〔杜宜春上〕
杜宜春：（唱西皮慢板）
今年不似去年春，
眼前不見去年人。
春風依舊去年景，
去年今日慢思尋。

（杜宜春懷念崔護，想可能再來，她望斷天涯，渺無踪跡。她抬頭遠望，又數着脚步來回的走，忽然坐下，忽然站起來，覺得百無聊賴。她撫摩着桃樹，回憶去年崔護來時的光景，正想得入神，隨手折下一枝桃花，蹲下去用樹枝在地上畫字，寫的是崔護的名字。此時李芳春暗上，恰好站在她的後面，聽到宜春自言自語）

杜宜春：博陵崔護，博陵崔護，小生博陵崔護，年方二十一歲，尚未娶妻。

（說着慢慢站起來，李芳春在後面暗笑）

李芳春：（忽然叫一聲）姐姐！

（杜宜春急忙踩掉所寫的字，李芳春擋住）

李芳春：讓我看看寫的甚麽。

杜宜春：不許看。

李芳春：我一定要看。

杜宜春：要看麽，你就看罷。好在我們不心虛，不怕人家看的。（說着便用脚將地上字跡踩掉）

李芳春：呀，踩掉了多可惜呀！你踩掉了我也記得。博陵崔護，博陵崔護。姐姐，這

博陵崔護是誰呀？

杜宜春：博陵崔護麽，是個地名！

李芳春：啃，你別騙我了，博陵是個地名，崔護分明是個人名，他是誰呀？告訴我罷。

杜宜春：博陵崔護是個古人。

李芳春：古人？哪朝的？

杜宜春：本朝。

李芳春：哦，原來本朝的古人！只怕不是本朝的古人，是姐姐您的故人罷！

杜宜春：我哪裏有甚麽故人，我的故人除非就是你。

李芳春：我够不上，得了罷。姐姐，那本朝古人的歲數兒我都知道。『小生博陵崔護，年方二十一歲，尙未娶妻。』（拍杜宜春一下）

杜宜春：你再敢講，你再敢講！（咯吱李芳春）

李芳春：姐姐我再不敢了！我們去玩去罷。

杜宜春：我不去。

李芳春：怎麽不去？

杜宜春：你不與我好，我不去了。

李芳春：去罷，有好處的。

杜宜春：有甚麽好處？

李芳春：倘若遇見那本朝的古人，拿把扇子，摇摇擺擺的走來，我就往旁邊一躲，讓你們倆說話，我回去告訴我哥哥給你作媒。

杜宜春：你再敢？（追上去）

李芳春：（一面笑一面跑）好好好，我不敢了。（假生氣）我知道，如今你有了本朝的古人，就不跟我們好啦！唔，反正有把柄在我手裏，我去告訴老伯伯去。

（李芳春說着往門裏走，杜宜春目止之）

杜宜春：你要告訴麽，你就去罷，告訴了他老人家，我也不過是一死。你要我死嗎，就死給你看便了。（急得要哭的樣子）

李芳春：得了，跟你鬧着玩兒的，怎麽就認眞了。唷，别哭了，别哭了，回頭給你買糖哦。

杜知微：（內咳嗽）嗯咳！

杜宜春：爹爹來了！

李芳春：這下我可眞要告訴了！——老伯伯！

杜宜春：爹爹！

（杜知微上）

杜宜春：我有句話告訴您老人家。

李芳春：老伯伯，我有句話告訴您老人家。

杜知微：啊，你們都在這裏。（笑）哈哈哈……

（二人都要搶着先說）

杜知微：（向杜宜春）唔，不要這樣，李家姐姐是客，讓她先講。

杜宜春：好，偏向着她，就讓她先講。

杜知微：說甚麽偏向着她，你這個東西。

杜宜春：不是東西，是爹爹的女兒。

杜知微：爹爹的女兒！

李芳春：（作態）不是別人的事，就是我姐姐的事，一件大事。（向杜宜春）我說啦。

杜知微：甚麼大事？

李芳春：我講啦。（杜宜春止之）你說我姐姐老實不是，她很不老實。

杜知微：她怎麼不老實？

李芳春：姐姐，這一下我可眞說了。——我姐姐說她有一個本……

（杜宜春着急，用手勢制止李芳春）

杜知微：本甚麼？

李芳春：不是，不是。

杜知微：是甚麼呀？

李芳春：姐姐說本來她要跟我玩兒去，忽然她又不去了，你瞧這不是件大事嗎！

（杜宜春放心的笑了）

杜知微：啊，就是這樣的事！——兒啊，你爲何不去？

杜宜春：她欺負我，我不與她去。

杜知微：自己姊妹，說甚麼欺負，陪她去罷。

杜宜春：旣是如此，爹爹也一同前去。

杜知微：好好，我也同去，待我關上園門。走呀！

（唱搖板）

又只見桃花紅柳翻新浪。

杜宜春：（接唱）怕的是春漸老孤負韶光。

〔杜知微、李芳春、杜宜春同下〕

〔崔護、書僮同上〕

崔　護：（唱搖板）

重來到杜曲村小園在望，

桃和柳依舊是綠艷紅香。

她那裏也必定將我盼望，

彼此間訴不盡別後衷腸。

想上前叫開門不敢莽撞，

黃鶯兒叫得我意亂心忙。

行走睏倦，在此歇息一回，書僮玩耍去罷。

〔書僮應下〕

崔　護：唉，我想去年今日到此門前，匆匆已是一年光景。怎麼桃李依然，玉人不見！待我叩門……且慢，還是少候片時。

（接唱）門兒裏靜悄悄毫無聲響，

難道說困人天人未梳粧？……

聽了半日，怎麼沒有聲息呀！（敲門）裏面有人麼？（再叩，再叫）爲何無人答應？哦，想必是出外遊玩去了，我必須耐心等待才是。

（接唱）她也有親與故經常來往，

她怎知崔護我在此徬徨！

〔村寺鐘聲〕

天到這般時候也該回來了。——哎呀，不好了！想是玉人有主，嫁了人家，崔護啊崔護，你怎麼來遲了！

（接唱）自去年相見後朝思暮想，

她必定也與我一樣心腸。

恨只恨我來遲無話可講，
從今後任飄泊人海茫茫！
這也是小生命薄，不能消受。也罷！不免在她門前題詩一首，聊寄情懷。——
書僮哪裏！
〔書僮上〕
書　僮：相公何事？
崔　護：你將筆硯取來。
書　僮：作甚麽？
崔　護：我要題詩。
書　僮：在考場作不出文章，跑到這裏來題詩來了。
崔　護：少管閒事。
書　僮：在人家牆上寫字，人家要駡的。
崔　護：胡說，快取筆硯來！
書　僮：啊。

崔　護：（題詩、念）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博陵崔護題。久留此處也是無益。只好暫且回去，改日再來罷！

（接唱）既相逢就便是難得的緣分，
一年來我對她也時刻掛心，
待明朝我必定再來訪問，
願蒼天不負我這一點精誠！（下）

〔杜知微父女同上〕

杜知微：（唱搖板）
芳草連綿迷歸路。

杜宜春：（接唱）一江春水似儂愁！

杜知微：兒啊，一路之上，無精打采，莫非有甚麽心事？
杜宜春：女兒沒有心事。
杜知微：你若有心事，只管對爲父言講。
杜宜春：女兒沒有心事，爹爹只管放心。
杜知微：既是如此，我們回去罷。（走到門口，看見題詩）啊？這門上是哪個寫的字啊！
杜宜春：待女兒看來。（念詩兩遍，第二遍念得特別慢些，感情一步一步高漲。倒下）
（唱西皮倒板）
見題詞不由人肝腸斷，
（轉搖板）
看起來兩下裏一樣纏綿。
早知道今日裏重來相見，
却爲何一年內踪跡渺然！
杜知微：兒啊，要放明白些，這都不是好事。
杜宜春：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站立不穩的樣子，茫然進門，下）

杜知微：哎呀，兒啊！常言道『女大不中留』，果然。（他撿起塊石頭）

（念）　博陵崔護是何人？

不該題句到寒門。

我今磨去這門上的字。（忽一轉念，把石頭扔掉）

怕的是磨不掉女兒心上痕！

第四場　閨　怨

〔李芳春扶杜宜春上〕

杜宜春：（唱西皮搖板）

嘆春風吹花信年光一度，

悶無端鎮日裏輾轉凝愁；

甚留光却把我寸心傷透，

似這般憔悴死好沒來由。

李芳春：姐姐，你的病怎麼樣啦？

杜宜春：芳春妹妹，我這病只怕不能好的了。

李芳春：自從那日遊春回來，你就一病纏綿，到底怎麽回事呢？

杜宜春：妹妹啊！

（唱搖板）

自那日共遊春回歸庭院，
見崔護在門上題下詩篇；
只見詩不見人心情撩亂，
怎禁得落花天風雨連綿。

李芳春：啊，原來還是爲了那本朝的古人啦。旣是這樣兒，你不如稟告老伯伯，找那本朝的古人來，也就是啦。倘若有個長短，敎老伯伯怎麽好呢？

杜宜春：妹妹呀！

（接唱）一片心早則是爲春傷盡，
崔護他却教我何處找尋！

〔杜知微上〕

杜知微：（唱搖板）

安樂家庭遭鬼忌，

女兒一病竟難醫。

兒呀，病怎麽樣了？吃了這藥罷！

杜宜春：女兒的病症非藥石所能醫，只怕是不能好的了！

杜知微：兒呀，說哪裏話來，倘若有個長短，教爲父怎生得了呀！

杜宜春：（叫頭）爹爹呀！可嘆母親下世太早，父女二人相依爲命；本想侍奉你老人家百年，誰想得下這樣的病症。當初還想掙扎，到了如今，明知不孝也是無可如何的了！

（唱搖板）

見老親不由人心酸淚哽，

誰想到不孝兒早晚捐生；

叫一聲老爹爹淚和聲迸，

老爹爹呀！

十八年辜負了養育深恩。

杜知微：兒呀，你要保重了。

杜宜春：（念）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杜知微：又來了！

〔杜宜春昏絕。杜知微與李芳春叫之不應，痛哭〕

李芳春：老伯，不要過於悲傷，快去請個大夫來。

杜知微：只好爲她預備後事了。哎呀，兒啊！

〔杜知微、李芳春二人分途下。暗轉〕

第五場　離　魂

〔八桃花仙子，花仙均是杜宜春平日同玩的女孩子，從屏風後歌舞上場。音樂起，仙子夢一般地飄然上，舉手中桃花招杜宜春〕

衆　：（合唱）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少年時，少年時，
勸君切莫誤佳期；
莫待鏡中生白髮，
前塵回首枉傷悲，放步莫遲疑！

（衆仙女招杜宜春）

杜宜春：（唱二黃倒板）

一霎時不自覺飄飄蕩蕩，

（杜宜春在夢中從床上坐起來，跟着桃花仙子舞着走向台前。她決心去尋找崔護。看桃花仙子好像認識，又像不認識）

杜宜春：（接唱『回龍腔』）

看前面露出了一點靈光；

（接唱原板）

睜開了昏迷眼四下看望，
也不知崔護他今在何方！
崔護你在哪裏？

花仙甲：杜宜春，你來看！前面是高山峻嶺，崔護在山的那邊，你不能過去。

杜宜春：呀！

（接唱）那高山插天外我能飛往，
飛過了萬重山去尋找情郎。（似乎飄然過了高山）
怎麽還是不見崔護啊！

花仙乙：杜宜春你看，那邊是無邊大海，波濤萬丈，崔護在海的那邊，你不能過去。

杜宜春：（接唱）那邊廂大海水波濤萬丈，（似乎過了海，仍不見崔護）
見不着我那知心的人痛斷肝腸。

花仙甲：你來看！這一邊萬里迢遙，黃塵阻障；那一邊漫漫長夜，雨暴風狂，你怎能過去。

杜宜春：（接唱）哪怕那路迢遙黃塵阻障，

哪怕那長夜漫漫雨暴風狂；

爲尋他海角天涯我也去闖，

遇艱難也不會歧路徬徨。（堅決地向前走着）

花仙乙：杜宜春，你是個閨中少女，去尋找崔護，難道不怕旁人嗤笑？

〔衆花仙向杜宜春笑〕

杜宜春：（接唱）我只有一片心冰雪一樣，

怕甚麽旁人家說短道長。

花仙甲：你去尋找崔護，倘若崔護他不愛你又待如何？我看你呀，是癡心妄想。

杜宜春：（接唱）休道我尋找他癡心妄想，

崔護他也與我一樣的心腸；

我不信有眞情會遭絕望，

爲崔護要找遍上下八方。

花仙甲：姐妹們，我看她執迷不悟，讓她去尋找崔護去罷。——杜宜春，你看那邊崔護來了。

杜宜春：在哪裏？

花仙甲：哪！（重唱『金縷衣』曲）

〔衆花仙舞着送杜宜春回床睡下，衆從屛風後隱去〕㊂

第六場　如願

〔燈光漸亮，杜知微上場看杜宜春〕

杜知微：（念）少年早日歸泉壤，白髮蹉跎淚更多。（聞叩門聲）門外哪個？

崔　護：（內）裏面有人麽？

杜知微：哪位？請進來。

〔崔護上〕

崔　護：（念）一夜心情如沸水，特爲尋詩再叩關。——啊，老丈。

杜知微：你是何人？

崔　護：小生崔護。

杜知微：怎麽，你就是崔護？

崔　護：正是。
杜知微：你殺了我的女兒，我正要與你拚命！
崔　護：老丈何出此言？
杜知微：老漢只有一女，前日遊春回來，誰敎你在我家門上題下詩句，被她看見，她就死了。
崔　護：怎麼講？
杜知微：她死了！
崔　護：哎呀！（暈倒）
杜知微：我還沒有與他拚命，倒反要與他償命呢。——相公醒來！
崔　護：（唱西皮搖板）
一首詩斷送了玉人性命，
想不到她對我如此深情。
老丈，事已至此，小生後悔已晚，意欲到靈前哭奠一番，不知老丈可能容許？

杜知微：到了此時也顧不得許多，隨我來。（指着杜宜春）你看這都是你害得她如此！

崔　護：哎呀！

（唱搖板）

到如今空留下無窮悔恨，

可嘆你竟爲我斷送了青春！

怨蒼天却爲何客此緣分！

天哪！

似這般倒不如同赴幽冥！

杜宜春：（唱西皮倒板）

一縷魂從空墜悠悠降下，

（杜知微、崔護大驚）

杜知微：哎呀，活了！

崔　護：哎呀，謝天謝地。（望空作揖）

（崔護回頭想去扶杜宜春，杜知微讓他走開）

杜知微：喂，站遠些，站遠些！待我來。（把杜宜春攙起來）

杜宜春：（唱搖板）

轉眼間又得見塵世繁華，

是何人在面前令我驚怕！

〔李芳春暗上〕

杜知微：兒呀，你看身後何人？

〔杜宜春回頭一看大驚，下床，躲到杜知微身後，拉着杜知微〕

杜宜春：（接唱）却緣何崔護他來到兒家！

杜知微：兒呀，你怎麽樣了？

杜宜春：兒，好了！

〔李芳春急下，招呼鄰居衆女伴，女伴接着一個一個溜上〕

杜知微：好了？好得眞快呀！哈哈……（想一想）看將起來都是你二人至情所感。（對崔護）我有意將小女許配與你，意下如何？

崔　護：此乃丈人恩德。（拜）

杜知微：慢來！我還要問問她。——兒呀，我有意將你許配與這位相公，你意下如何？（杜宜春含羞低頭）我知道你早就願意了！

崔　護：我又得了一首詩。

杜知微：啊，怎麽你又有了詩？你且念來。

崔　護：（念詩）今年今日此門中，萬樹桃花一片紅；
　　　　愁思盡隨流水去，同開笑口對春風。

衆　：（齊唱這首詩）

（崔護、杜宜春向杜知微一拜，杜知微把二人拉起來相視歡笑，大家擁上去看）

——劇　終——

㈠這一段的舞蹈表情在活潑明快之中略帶寂寞之感。

㈡這一場仍以唱白爲主。爲保持夢中氣氛，應用軟舞。花仙的舞要比較活潑，動作可以比杜宜春複雜一點。杜宜春的舞蹈動作不可妨礙歌唱；鑼鼓要輕，不用『四擊頭』。

竇公送子

前記

『竇公送子』是從崑曲『白兎記』中『送子』『求乳』『見兒』三折的基礎上豐富而成的一齣諷刺喜劇。故事叙述：窮困潦倒的劉智遠在沛縣李家莊和李三娘成婚不久便赴山西投軍，不但幸運地獲得了官職，又在并州岳府入贅爲婿，歡度富貴生活。李家莊上的李氏三娘却相反地正遭受着兄嫂的折磨，懷孕期內還在白日挑水、深夜磨麵。產下了咬臍郎以後，當晚就被惡嫂將嬰兒抛下了池塘，虧得火工竇老的撈救，才沒有溺死。

本劇開始是富有正義感的火工竇老懷抱着出生不久的嬰孩，千里迢迢趕到并州，將咬臍郎交給了他的父親劉智遠。使竇老十分喜悅的是劉智遠居然得了官職；使他十分氣憤的是劉智遠竟然抛棄糟糠。於是他就替李三娘傾吐了一切苦痛，接着又毫不留情地指責了劉智遠得新忘舊的薄倖負義行爲，使劉智遠不得不在他的面前低頭服罪。

本劇是根據華東京劇實驗劇團演員劉斌崑早年演出的徽戲劇本，並參考了民鋒蘇劇團的蘇劇演出本，由劉斌崑和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呂仲共同整理的。原本在送子以前，劉智遠有夢得麒麟的預兆，整理時已予删去；其他個別詞句，也作了一些增删和潤色；還吸收了『白兎記』原本中有助於刻畫人物性格的若干唱詞。

寶公送子

第一場

〔劉智遠、岳秀英同上〕

劉智遠：（念引）平步青雲得路，

岳秀英：（接念）慶三生巧結良緣。

劉智遠：（念詩）離別故鄉走天涯，

岳秀英：（接念）雀屏中選享榮華。

劉智遠：（接念）果然此地風光好，

岳秀英：（接念）夫妻宜室又宜家。

〔劉智遠、岳秀英同坐，丫鬟暗上〕

劉智遠：夫人。

岳秀英：相公。

劉智遠：唉！

岳秀英：相公爲何長歎？

劉智遠：這……夫人有所不知，想下官與夫人成婚以來已將半年，夫人尙未夢熊有兆，下官抱子心切，故爾不覺長歎。

岳秀英：原來如此。啊，相公！只要夫妻恩愛，何愁不產麟兒，相公請勿介懷。

劉智遠：夫人如此賢德，眞使下官喜之不盡也。

（唱西皮原板）

不棄寒微贅此間，

得與夫人配良緣；

岳秀英：（接唱）但願早日喜星現，

抱兒承歡在膝前。

劉智遠：夫人請至後堂歇息去罷。

岳秀英：相公請。

劉智遠：夫人請。

〔丫鬟扶岳秀英下，劉智遠隨下〕

第二場

〔竇老懷抱襁褓嬰兒，拄杖上；兒啼〕

竇　老：哎喲喲，他又哭起來了。

（念散板）

千山萬水抱兒走，
一路辛勤不自由；
只爲要把三娘救，
我竇老送子到幷州。
三日的孩兒送到此，
未知劉郎收不收？收不收？

我，徐州沛縣李家莊一個火工竇老老便是。只因受了李三娘所託，要將這個

小孩子送到并州銅豪岳府。想我這老頭兒是犯了『七煞』之命：吓末吓煞，氣末氣煞，急末急煞，跑末跑煞，熱末熱煞，冷末冷煞，餓末餓煞。（看懷中嬰孩）喂！我的小寶貝！若是見了你的父親，你就該這樣長、那樣短，把你母親在家裏怎樣受苦的事情，一一從頭告訴給你的老子聽，你可明白啊？——哎喲喲！我眞是老糊塗了。這麽大的小孩子，他是吃乳不知飢飽，睡覺不知顚倒，教他怎麽說得上來呢，還是讓我老老來替你說了罷！

（唱二六）

自從兒父離沙陀，
你的娘在家受折磨。
你舅父舅母眞可惡，
逼你母改嫁別人另配合；
你的娘誓死不肯這樣做，
怒惱了那狠心的惡刁婆。
白日裏命她把水担，

到晚來又逼她去挨磨。

受盡了苦處有誰來問過，

（轉流水）

我老漢也不敢把情來說。

但願得你父子相逢有着落，

不枉我年邁蒼蒼苦奔波。

嘤！這叫做打空拳有點吃力，說白話有些勞神。我這一鼓氣的走到這裏，那銅豪岳府到底是在哪裏呀？（向前看）看前面有一座高大的房子，門前還有一株大旗杆，不知道是廟哪，還是衙門？嘤！不管它是甚麽，待我上前問個信兒再說。

（門官暗上）

寶老：啊！門外站着一個人，頭帶大紅帽，腰掛一把刀，瞪着兩隻眼，威風眞不小。待我向前問來……（胆怯又縮回）哎喲慢着，我稱他一聲甚麽哪？（思索）有了，他頭上戴着一頂紅帽子，就稱他一聲紅頭將軍。對，紅頭將軍。沒有

錯。——啊！這位紅頭將軍請了。

門　官：老頭兒是作甚麽的？

竇　老：小老兒我是找名問姓的。

門　官：問的是哪一家？

竇　老：您可知道幷州城有一個銅豪岳府，在哪裏啊？

門　官：就是此處，你問它則甚？

竇　老：就是這裏？（有些不敢相信）

門　官：就是此處。

竇　老：喔唷！謝天謝地，可到了。——啊，紅頭將軍，請問這個衙門裏面可有一個姓劉的？

門　官：我們這裏姓劉的甚多，不知你問的是哪一位，他叫甚麽名字？

竇　老：他叫甚麽名字！……我們都叫他劉智遠。

門　官：嘟！老頭兒在此胡言亂語，拿下去割舌頭。

竇　老：（驚，退後）吱喲喲！想我老頭子千不跑，萬不跑，偏偏跑到這個割舌頭的地

方來了。嘍！我拚着這條舌頭不要，倒要問個明白。——啊，紅頭將軍！

門官：這個老兒眞正的討厭！

竇老：您討厭，我可不討厭。老漢倒要問問淸楚，你們割舌頭，還是論斤秤哪，還是論條賣哪？

門官：哪個與你論斤論條，有人道了我家老爺的名諱，就要將他的舌頭割下。

竇老：唔！原來是這樣的。（胆壯起來）我來告訴你罷，別人不敢叫，我老頭兒叫了還要叫。

門官：看你不出，你倒是一個大來頭。

竇老：大來頭稱不起；可有點兒小來歷。煩勞通報：就說徐州沛縣、沙陀村、李家莊、八角琉璃井邊一個火工竇老老求見大老爺。

門官：可以報得的？

竇老：別人報不得，你們老爺聽見了我的名字往外跑都來不及。

門官：唔，看你不出。你且在此稍站，不要逃走了。

竇老：別擺你的臭架子了。好容易被我找到了，我爲甚麼要逃走呢！

門　官：你不要跑！

竇　老：少說廢話，快去通報！（暗下）

門　官：（入內）門官啓事。

（劉智遠上）

劉智遠：何事通報？

門　官：門外有一個老頭兒，懷抱着一個小小嬰孩，口稱：徐州沛縣、沙陀村、李家莊、八角琉璃井邊火工竇老求見大老爺。

劉智遠：哦！是火工竇老？

門　官：正是。不知老爺見是不見？

劉智遠：命他稍站一時。你且退下。

門　官：是。（下）

劉智遠：啊，這老兒遠道來此，還抱着一個小小的嬰孩……

（岳秀英暗上，丫鬟隨上）

岳秀英：相公，你家鄉何人到此？還不快去看來。——且慢，家鄉有何要事，速速報

與我知。

〔竇老唶上〕

劉智遠：是是是。待我前去看來。

〔岳秀英、丫鬟同下。劉智遠出門見竇老〕

劉智遠：啊，原來是竇公？

竇　老：啊，我外孫都沒有，誰在叫我舅公？（四顧）

劉智遠：啊！竇老！

竇　老：哪兒有狗咬？别吓着我的小寶寶。（看地）

劉智遠：竇公，你抬頭觀看。

竇　老：（見劉智遠，假裝不認識）喔唷！原來是這長這大的一個大老爺！

劉智遠：竇公，難道連下官都不認識了嗎？

竇　老：呃呃，好生面善，一時想你不起。

劉智遠：下官就是當初的劉智遠——劉大官人啊。

竇　老：啊，你就是當初的劉智遠劉大官人嗎？

劉智遠：是啊。

竇　老：噯吥吥，你眞是『偸嘴的貓兒性不改』。

劉智遠：此話怎講？

竇　老：你看你，頭戴——

劉智遠：烏紗。（得意地）

竇　老：身穿——

劉智遠：紅袍。

竇　老：腰圍——

劉智遠：玉帶。

竇　老：足登——

劉智遠：朝靴。

竇　老：唉！你偸了這全套的東西，裝神弄鬼扮着個城隍老爺來吓唬我老頭兒做甚麽？

劉智遠：啊，竇公有所不知……

竇　老：（自語）是不大明白。

劉智遠：如今我做了官了。

竇　老：是不是？我說你沒有出息：放着劉不姓，倒去姓潘；大丈夫只有易名，哪有改姓的道理！眞是沒有出息。

劉智遠：唉！乃是朝廷命官之官。

竇　老：（假意吃驚）啊！你做了官了嗎？

劉智遠：是啊。我做了官了啊。

竇　老：哎喲，我的大官人！你眞是個有志氣的。想當初在李家莊的時節，你是今日也說要做官，明日也說要做官，如今眞的被你做到了。

劉智遠：做到了。

竇　老：做到了。

劉智遠竇　老：（同笑）啊，哈哈哈哈！

劉智遠：啊，竇公！你懷中所抱是誰家之子，哪一家的嬰孩？

竇　老：你問這小孩子嗎？（略思索）就是你這壞肚腸、燈籠壳兒——沒有心肝的兒

子啊。

劉智遠：（驚喜）當眞是我的兒子？

竇　老：不是你的兒子；難道說是我的孫子不成！你抱去認認罷！（舉孩給劉智遠看）

劉智遠：（接兒）

（唱搖板）

且喜麟兒從天降，
懷抱之中細端詳。
此子生來非凡相，
頭角崢嶸貌堂堂。
看罷姣兒心悽愴，

竇公！你來看。

竇　老：看甚麽？

劉智遠：（接唱）他面目好似我那李三娘。

竇　老：不像她，還像誰！

劉智遠：此子可曾取過名字？

竇　老：你問他可曾取過名字嗎？聽了！

（接唱）磨房之中來生養，

取名就叫咬臍郎。

劉智遠：唔，名叫咬臍郎，取得好。

竇　老：取得好？

劉智遠：取得好。

竇　老：這眞是個『歪打正着』。

劉智遠：（向內堂看）竇公，你且抱了去。（欲將孩交竇老）

竇　老：呀呸！我老老千山萬水好容易到了這兒，怎麽你教我抱了去？你呀，眞是吃了燈草灰，放的輕巧屁。我這條老命還想活幾年哪。

劉智遠：不是啊，竇公你且略抱片刻，待下官去到後堂告知夫人，再來教你進見。

竇　老：我說大官人！你的夫人在李家莊挑水、磨磨哪，這裏哪有甚麽夫人啊？

劉智遠：竇公有所不知，下官在此招贅了。

竇　老：唔……原來你早上醉啦，下午就別再喝啦。
劉智遠：嗳，乃是入贅之贅。
竇　老：哎喲喲！日日吃醉，是要傷身體的，勸你趁早戒酒。
劉智遠：不是啊，下官在此招了親了。
竇　老：甚麽？招了親了。
劉智遠：（自語）他這才明白了。
竇　老：大官人，我把你好有一比。
劉智遠：比作何來？
竇　老：好比一隻石灰口袋。
劉智遠：此話？
竇　老：到一處要留一個白跡子。
劉智遠：取笑了啊，（笑）哈哈哈！
竇　老：（笑）哈哈哈！

〔劉智遠將兒交竇老。入內〕

劉智遠：有請夫人。

（岳秀英上，丫鬟隨上）

岳秀英：相公，家鄉何人到此？

劉智遠：這……

岳秀英：啊？……

劉智遠：下官與夫人告罪。

岳秀英：相公何罪之有？

劉智遠：下官有一事難以啓齒。

岳秀英：但講無妨。

劉智遠：想下官撇下前妻李氏三娘，她今產生一子，特命竇公送子前來，要請夫人撫養成人；收與不收，允與不允，下官不敢作主，還請夫人示下。

岳秀英：旣已送來，焉有不收之理！快抱孩兒進來。

劉智遠：多謝夫人賢德。（出）——啊，竇公！我家夫人竟肯將孩兒收下了。

竇　老：唔，肯收下的？這還罷了。

劉智遠：將孩兒交與下官，竇公隨我進來。（接兒）啊，竇公！見了夫人須要下個全禮。

竇　老：我曉得，夫人天天坐在船裏。

劉智遠：噯，不是啊，叫你叩頭，下拜。

竇　老：叩頭？我曉得了。

劉智遠：如此隨我進來。

竇　老：大官人慢着！

劉智遠：竇公何事啊？

竇　老：你見了新夫人也要叩頭嗎？

劉智遠：休要胡說，隨我來。

竇　老：（暗笑）嗤！

〔二人同入內〕

劉智遠：竇公，你在這裏稍站一時。

竇　老：好，我在這裏等你，快點出來。

劉智遠：夫人在上，下官抱子求見。

岳秀英：抱來我看。

劉智遠：是是是。（將兒交岳秀英）

岳秀英：我看此子生得眉清目秀，倒也十分可愛，可曾取過名字？

劉智遠：名喚咬臍郎，取得不雅，還請夫人更改。

岳秀英：咬臍郎……名兒取得甚好，不用更改；快喚乳娘要緊。

劉智遠：多謝夫人。（如釋重負）

竇　老：噓！大官人過來。

劉智遠：（出、輕聲地）做甚麼？

竇　老：上面坐的那位標標緻緻的美姣娘，敢莫就是新夫人？

劉智遠：正是。

竇　老：喔唷唷！比李家莊上的三娘子，要標緻得多了。

劉智遠：怎見得？

竇　老：要是不比三娘子標緻，你怎麼會得了這個新的，忘了那個舊的哪！

劉智遠：要輕聲些！

竇　老：對了，輕着點兒，讓裏邊的聽見了是要打翻醋罐子的。啊，大官人！你去說一聲，我老頭子要求見夫人。

劉智遠：待我與你通報。——啊，夫人，家鄉竇公求見。

岳秀英：命他進見。

劉智遠：啊，竇公，夫人命你進見。方才說過，須要下個全禮。

竇　老：我知道了。（入內）——夫人在上，小老兒拜見了。

岳秀英：啊，老人家，路途辛苦，行個常禮罷。

劉智遠：是啊，行個常禮罷。

竇　老：甚麼話哪，初次見面，頭要叩的。（叩頭、起身）啊，夫人！

（念）拜你寬宏量不淺，

劉智遠：（念）多承夫人來周全。

岳秀英：老人家！

（念）千山萬水有勞你，

寶　老：好說好說。

劉智遠：（念）父子相逢謝蒼天。

寶　老：（咳嗽）欸！

岳秀英：啊，相公，看老人家年邁蒼蒼不必打發他回去，就在府中佛樓上裝香點燭，吃碗安逸茶飯，不知他意下如何？

劉智遠：若能如此，感謝夫人大德。

岳秀英：相公，妾身要往後堂去了。

劉智遠：是。——啊，丫鬟，快與夫人烹茶。

丫　鬟：是。

〔丫鬟扶岳秀英下〕

寶　老：啊，大官人，方才新夫人在你耳朵邊上是這樣的嘁嘁喳喳，可是說我老頭兒長相難看？

劉智遠：非也。夫人說你年邁，……

寶　老：（急接）年紀還小，才七十三歲哪。

劉智遠：她說：不用打發你回去，就在此處佛樓上裝香點燭，吃碗安逸茶飯，不知竇公意下如何？

竇　老：（略思）好倒是好。想我老頭子在李家莊上燒燒火，人家叫我火工竇老；要是在這裏點點香燭，豈不是變了蠟火竇老了嗎！

劉智遠：還是這樣愛說笑話。（兩下一望）啊，竇公，此處不是講話之所。

竇　老：那就找一家茶館，咱們談談心。

劉智遠：請至書房一叙。

竇　老：猪棚？不好，髒得很；還是到草地上坐坐罷。

劉智遠：不是啊，乃是看書的書房。

竇　老：唔，大官人，你都有了書房啦！這倒要去見識見識。

劉智遠：如此隨我來。

竇　老：來啦來啦。

（二人同走小圓場）

劉智遠：來此已是，竇公請進。

〔二人同入內〕

竇　老：（四面看）哎喲喲！你看：頭頂畫樑箕斗，脚踏磨細方磚，眞是連一點灰塵也看不見。——啊，大官人，這可比你在馬鳴王廟裏供桌底下乾淨得多了。

劉智遠：唔，不要胡說！竇公你且坐下。

竇　老：好，坐坐坐。——哎唷！這個地可是眞滑，不好，要摔跤了！（作要跌倒狀）

劉智遠：（急扶）我來扶你。

竇　老：呀呸！你要扶就得扶我的身體，怎麽扶起我的拐棍來啦！

劉智遠：難道說，我還扶錯了嗎？

竇　老：難道說，我還跌錯了嗎？——唉！這是我自不小心，不要錯怪別人。如今他是做了官的人了，我也得拿出一點規矩給他。——大老爺在上，小老兒告坐了。（坐下）

劉智遠：竇公，你要坐穩了。

竇　老：坐得很穩當，就是西北風也吹我不動啦！

劉智遠：竇公，你在家中可好？

竇　老：小老兒託福，三餐吃得飽，上床就睡着，倒也還好。不知大官人你在這裏做官做得可好？

劉智遠：下官託聖上洪福，也是好的。

竇　老：如此，我也好。

劉智遠：我也好。

劉智遠
竇　老：大家好。（同笑）哈哈哈！

劉智遠：竇公，家中三叔他們二老可好？

竇　老：二位老人家，燒清香、吃苦茶，倒也康健。

劉智遠：啊，竇公，家鄉李洪一夫妻這一對狗男女近來如何？

竇　老：別提這兩個壞東西了，自從你走之後，他們兩口子越發的厲害了，我老頭兒偌大年紀，還要天天受他們的氣哪。

劉智遠：哼！李洪一啊李洪一！我把你這對狗男女，下官終有一日來會你一會啊。

竇　老：得啦得啦！你只會背後興兵，當了面連響屁也不敢放一個。

劉智遠：啊，竇公，三小娘可好？

竇　老：說了半天才想起他的三娘子。待我再來纏他一纏。——大官人！你那三隻小羊嗎，小老兒我爲了沒有盤川，賣掉了三隻小羊作了路費了。

劉智遠：嘤，下官問的是我那結髮之妻李氏三娘可好？

竇　老：還是纏他不過。——啊，你問的是李三娘？她好得很。

劉智遠：哦，好得很。待我謝天謝地。

竇　老：她還給你置了不少家產哪。

劉智遠：想她乃是女流之輩，焉能掙甚麼家產哪？

竇　老：我來告訴你罷：一條扁担，一對水桶，還有一副青石磨子。

劉智遠：要它何用？

竇　老：等你這喪良心的回去，好開豆腐店哪。

劉智遠：竇公，你怎麼駡起下官來了？

竇　老：這就算駡你嗎？你坐得穩穩的，我還得替三娘子着着實實的駡你幾句。大老爺，你聽着：劉智遠，我把你這個無情的劉智遠，你這無義的劉智遠，瘟劉窮，賊劉窮！嗨，我駡你這偷雞賊！

（唱流水）

你昔日何等狼狽樣，
無衣無食無住房，
馬鳴王廟內苦流浪，
孤孤單單受淒涼。
李太公惻隱來收養，
又配明珠招東床。
誰知你偏偏不向上，
日日夜夜奔賭場。
三娘是忍氣呑聲受寃枉，
爲的是夫妻情義長。
自從你劉窮投軍往，
可憐三娘遭禍殃，
李洪一夫妻良心喪，

面目兇惡似虎狼，
白日命她去挑水，
晚來操作在磨房；
十月滿足胎兒降，
她腹內疼痛實難當。

劉智遠：啊，她她她怎麼樣啊？

竇　老：那日半夜三更，三小娘正在磨房推磨，腹中疼痛難忍，看看就要臨盆，她叫道一聲嫂嫂，求你來幫幫我的忙罷！

劉智遠：她嫂嫂是怎樣回答？

竇　老：那賤人說：無有工夫。三小娘說：旣是嫂嫂不肯，請嫂嫂拿一個脚盆與我。

劉智遠：脚盆可有？

竇　老：那賊婆言道：天氣炎熱把脚盆箍崩裂啦。沒有！

劉智遠：沒有，如何是好？

竇　老：一會兒小孩子就生下來了。三小娘又說：嫂嫂！請你拿一把剪子給我。

劉智遠：剪刀是有的了。

竇　老：那惡刁婆言道：剪子被牧童偷出去換糖吃了。

劉智遠：又無有。

竇　老：可不是嗎。唉！可憐的三小娘，就將自己的衣服擦乾了血跡，用銀牙咬斷了姣兒的臍腸。

（唱散板）

且喜母子都無恙，

取名就叫咬臍郎。

劉智遠：唉！（低頭不語）

竇　老：你不要唉聲嘆氣，好聽的還在後頭呢。孩子生下之後，她那惡嫂言道：三娘，把孩子給我看上一看，說着說着把孩子搶了就跑，跑到池塘邊上，那狠心的賊婆將孩子往池中一扔，撲通……

劉智遠：哎喲喲！可曾拋入池塘？

竇　老：撲通一聲都聽見了，怎麼會不下去啊？

劉智遠：這便如何是好！可有人前來搭救？

竇　老：深更半夜，哪裏有人來救。

劉智遠：這便怎麽處？

竇　老：是我聽見三小娘高聲叫喚：嫂嫂快把孩子還我；又聽得嬰兒啼哭，接着就是撲通一聲，我就知道孩子下了水了。

（唱搖板）

我是三脚兩步池邊到，

黑夜朦朧去打撈。

劉智遠：撈到了沒有？

竇　老：要是撈不到，今天我也不會坐在這裏了。

（接唱）　三娘託我將你找，

我是不辭辛苦不怕路途遙。

我走到中途路上，這孩子喂呀喂呀！（作孩啼聲）哭個不停，想必是餓了。

劉智遠：是啊，他一定是餓了。

寶　老：我想這剛出娘胎的孩子，還是吃飯呢，還是吃麵哪！聽他哭得實是可憐，我只得雙膝跪在十字街頭，我就說道：來往的大嬸、大嫂子們，求你們大發慈悲，行個方便，給這孩子一口奶吃罷，不然他就要活活的餓死了。

劉智遠：可有好心之人？

寶　老：怎麼沒有。那些大嬸、大嫂聽我說得可憐，這個抱了去餵點奶，那個又抱了去餵點奶，餵得孩兒飽飽的，他就睡着了。大夥兒就問我啦……

劉智遠：問些甚麼？

寶　老：她們問道：老人家！我看你們老的這樣老，小的這樣小，這孩子還是你的外孫子哪，還是你的灰孫子啊？

劉智遠：嗯！你就該回答是你家小主人。

寶　老：他倒是不肯吃虧的。——我也是說是我的小主人。大夥兒又問啦：你們一老一小怎麼會來到這裏呢？我就這麼長、那麼短的對大家一說，她們一聽……

劉智遠：嗳喲喲，怎麼都講出來了。——她們聽了之後便怎麼樣？

寶　老：她們聽了之後，大夥兒都稱讚你。

劉智遠：稱讚甚麼？

竇　老：都稱讚你好良心。

劉智遠：我的良心原本是好的。

竇　老：好的？

劉智遠：好的。

竇　老：呀呸！你的良心比墨還要黑啊！

（唱散板）

停妻再娶棄糟糠，

撇下三娘守空房。

手摸胸膛想一想，

你是人面獸心腸。

劉智遠：（羞愧難當）哎喲！（被罵得垂頭喪氣）

竇　老：好了，好了。三娘託我送子，如今已然送到，見着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我是越想越有氣，這裏我也呆不慣，我要走了。（離座）

劉智遠：（急攔）竇公不必動怒，待下官明日準備翠鳳金冠，迎接三娘到此同享榮華富貴，不知你意下如何？

竇老：唉！我眞想不到你這狗嘴裏會吐出象牙來啦。

劉智遠：下官是早有此心。

竇老：既有此心，爲甚麼早不去接她？

劉智遠：王命在身。

竇老：唉！這也難怪他。——這麼一說，我是錯怪你了。我老頭子是心直口快，有甚麼說甚麼，就是說錯了，你也別擺在心裏去。

劉智遠：啊，竇公，府中人役甚多，從今以後，有興的話你要多講幾句，沒興的話少講爲是。

竇老：啊，我說一句錯怪了他，他就埋怨起我來了。（略思）有了。——啊，大官人，從今以後，我就替你說得威風一些。有人問我：竇公！你家老爺在家裏的時節做些甚麼正經？

劉智遠：你是怎樣回答？

竇　老：我就說：我家老爺能文能武。
劉智遠：（點頭滿意）文的呢？
竇　老：文的嗎？琴棋書畫無一不能。
劉智遠：武的呢？
竇　老：武的嗎？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空了的時候，還要同夫人到郊外去跑跑馬。
劉智遠：哈哈！跑馬？
竇　老：跑馬事小，把我家老爺的年紀也給跑忘了。
劉智遠：竇公！下官的年庚，你怎麼倒忘懷了？
竇　老：你的年庚我記得，就是把你的屬相忘掉了。
劉智遠：竇公！你想上一想。
竇　老：好，待我想上一想。（想）你好像屬……一個頭，四隻脚，一條尾巴……
劉智遠：甚麼啊？
竇　老：好像是一隻金黃金黃的黃鼠狼。
劉智遠：嗳！哪有屬這個東西的啊！

竇老：你不屬黃鼠狼，馬鳴王廟裏供桌上的雞，是誰偷去吃啦？

劉智遠：（提起舊事，羞愧難當）噯！又來胡說，又來胡說！

竇老：你說是誰偷吃的？你說！你說！

劉智遠：啊？

竇老：啊？

竇老
劉智遠：（同笑）哈哈哈哈！（同下）

——劇終——

瘋僧掃秦

前記

『瘋僧掃秦』是從元朝以來就流行的一個劇目。這個崑曲本的『掃秦』雖和明朝的傳奇『東窗記』『精忠記』相去不遠，但它的基本內容甚至某些詞句，和元朝金仁傑的雜劇『東窗事犯』還是一致的。

南宋時，秦檜謀殺了民族英雄岳飛後，胆浮心虛，親到靈隱寺去追薦岳飛的靈魂。地藏王菩薩變化爲一個瘋僧，把秦檜尖銳地諷刺了一頓，揭穿了他不可告人的賣國勾當，並用手拿的笤帚，在秦檜身上亂掃。秦檜心悸，狼狽而回。

這個本子是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吕仲協助華東京劇團演員劉斌崑整理的。整理時主要改動了兩點：（一）原本中，瘋僧在最後勸秦檜出家，可免輪迴之苦，雜有佛家調和主義的色彩。今刪去。（二）原本中，瘋僧預先把以後施全要行刺秦檜的『天機』，洩漏給秦檜。今刪去。

瘋僧掃秦

（住持上）

住　持：（念）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貧僧乃靈隱寺中住持便是。今日秦丞相到此拈香，只得在此伺候！

（四軍士引秦檜上）

秦　檜：（乾唱『出隊子』）

三公之位，
自小登科占大魁。
只因前日夢驚疑，
使我心中如醉癡；
靈隱寺修齋虔誠懺悔。

住　持：貧僧迎接相爺。

秦　檜：罷了。經典可曾誦完？

住　持：誦完了。請相爺大殿拈香。

秦　檜：引導！

（住持引四軍士、秦檜進殿，僧衆分上）

秦　檜：第一炷香，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第二炷香，願秦檜夫婦，百年偕老；第三炷香，願……

四軍士：（喝僧衆）迴避！

（僧衆下）

秦　檜：哎呀，佛爺啊！願岳家父子早登仙界！

（『朝天子』牌子）

住　持：請相爺各處隨喜隨喜。

秦　檜：引導！

住　持：這裏來。

（同圓場）

秦　檜：這是甚麼所在？

住　持：香積廚。

秦　檜：倒也潔淨！壁上有幾行字，待我看來。（看詩）

（念）縛虎容易縱虎難，無言終日倚欄杆；

男兒兩眼悽惶淚，流入襟懷透胆寒。

啊，這詩好奇怪！想我與夫人在東窗下作的，何人寫在此？——和尙，這詩何人寫的？

住　持：是個遠方和尙寫的。

秦　檜：如今可在？

住　持：在。

秦　檜：喚過來！

住　持：是。啓相爺：此僧有些瘋顚，恐言語冒犯相爺，不當穩便。

秦　檜：不計較他。快喚過來。

住持：是。——也十一！

瘋僧：（內）誰喚我？

住持：秦丞相喚你。

瘋僧：（內）俺忙哩！

住持：甚麽忙？

瘋僧：（內）燒火忙。

住持：撇了煙頭子快來！

瘋僧：（內）俺又忙哩！

住持：又是甚麽忙？

瘋僧：（內）念佛忙。

住持：念的甚麽佛？

瘋僧：（內）我念的佛，普天下世人多不省的。

住持：可念來我聽。

瘋僧：（內）南無阿彌陀佛。

住持：唉，這是三歲孩童多會念的。快來！

瘋僧：（內）俺來也！

〔瘋僧上〕

瘋僧：（見秦檜）啊哈哈哈……

（乾唱『偈』）

波羅蜜，波羅蜜，
一口沙糖一口蜜。
河裏洗澡睡在寺裏，
黃牛兒可不差殺你。
你好癡！
攢金銀打首飾與汝妻，
自己死後四塊板兒一領蓆。
這便是，啊哈，落得的。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師父。

住　持：看你垢面瘋癡，怎麼了！

瘋　僧：唉，師父！

（唱『粉蝶兒』）

休笑俺垢面瘋癡，

恁可也參不透我的本來主意。

我笑那世人癡，

不解我的禪機。

住　持：（夾白）看你髮蓬鬆！

瘋　僧：唉！

（接唱）休笑俺髮蓬鬆。

住　持：（夾白）掛着這甚麼？

瘋　僧：掛着這破織袋。

住　持：袋內甚麼東西？

瘋　僧：（接唱）這裏面倒包、包藏着天地。

住　持：手中拿的是甚麼？

瘋　僧：（接唱）我拿着這吹火筒，

　　却離了這香積。——

他哪知我是地藏王化身哩！

（接唱）今日個洩天機，

　　故來臨凡世。

住　持：（夾白）你經懺也不看些！

瘋　僧：（唱『醉春風』）

　　我不會看經懺，

　　在俺那法堂中；

　　我只理會打打的勤勞，

　　在俺那山寺裏。

住　持：看你今日塗，明日塗，塗出事來了！

瘋　僧：塗出甚麼事來？

僧持：秦丞相喚你。

瘋僧：可是那奸臣秦檜？

住持：唔，秦丞相。

瘋僧：我正要去見他！

住持：（進殿）瘋僧喚到。

秦檜：喚過來！

住持：是。

〔住持引瘋僧進入〕

秦檜：啊！我道怎樣一個瘋僧，原來是個腌臢和尙。

瘋僧：我道怎樣一個丞相，原來是個奸臣秦檜。

秦檜：唔！你怎麽道我的名？

瘋僧：你的名，我不道誰道！

秦檜：你認我是誰？

瘋僧：你麽！

（接唱）恁是個上瞞天子下欺臣。

我單道着你、你！

秦　檜：好個腌臢和尚！

瘋　僧：唉！

（接唱）休笑俺污穢，

我這肚皮中倒乾淨似你的。

秦　檜：（夾白）我來問你的緣由。

瘋　僧：（接唱）恁來問俺的緣由；

我對伊家說破，

看他怎生僭將俺來支對。

秦　檜：我且問你：這壁上的詩，可是你寫的？

瘋　僧：是你作的；是我寫的。

秦　檜：爲何『胆』字能[illegible]小？

瘋　僧：我的胆小出了家；你的胆大，就弄出事來哩！

秦　檜：唔，你可知我的來意？

瘋　僧：我怎麼不知！

（唱『迎仙客』）

恁主意我先知，

則恁那夢境惡，

故來到、故來到俺這山寺裏。

秦　檜：（夾白）我拜當陽求懺悔。

瘋　僧：（接唱）恁來這裏拜俺的當陽求懺悔，

恁則待要滅罪消釋。

秦　檜：（夾白）南無觀自在菩薩！

瘋　僧：唉！

（接唱）那裏是念彼觀音力！

（接唱『石榴花』）

太師著俺說個因依，

俺與恁便仔細話個眞實。
恁可也悔當初錯聽恁那大賢妻，
她也曾屢屢的便誘你，
你却也依隨。
恁在那東窗下，不解我這西來意，
只見他葫蘆提無語將俺支對。
恁那讒言譖語，恁便將心昧。
恁可也立起一統兒價正直碑。

（接唱「鬥鵪鶉」）

恁待要結媾金邦哩，
也只是肥家；

咴！

哪裏肯爲國！
恁如今事要前思，

喔哈，免勞，免勞得這後悔。

秦檜：悔甚麽？

瘋僧：秦檜，你下階來！

秦檜：下階來作甚麽？

瘋僧：看上面是甚麽？

秦檜：是天。

瘋僧：我道是地哩！

（接唱）却不道湛湛靑天不可欺，

如今人都理會的。

秦檜：（夾白）啊哈哈！——左右與我拿下！

瘋僧：（接唱）恁在這裏嚇鬼瞞神哩，

恁做的事、事做的來藏頭（噯）露尾。

秦檜：你手中拿的甚麽東西？

瘋僧：是箕帚。

秦檜：要它何用？

瘋僧：昔日邊上掃煙塵，今日在佛殿上掃奸臣，掃奸臣！

秦檜：唔！那呢？

瘋僧：是火筒。

秦檜：又要它何用？

瘋僧：要它私通外國！

秦檜：何不放下來？

瘋僧：放不得。

秦檜：爲何？

瘋僧：放下來他就要弄權哩！

秦檜：我是君子人！

瘋僧：唉！

（唱『紅繡鞋』）

君子人只怕當權倚勢。

俺待說著呵，
害得他一家兒恰便似煙滅灰飛。
恁待要節外生枝，
可便落甚麼便宜。
俺爲甚不在恁那廚房中放，
常則在我這手中持？
啊呀，火筒兒啊，
這其間引狠煙傾了他的社稷。

秦　檜：和尚，你平日可有功……

瘋　僧：有功的多被你殺了。

秦　檜：功課？

瘋　僧：有。

秦　檜：在哪裏？

瘋　僧：在這袋內。

秦檜：取！

住持：啊。

瘋僧：取去。

住持：功課有了。

秦檜：爲何能繆？

瘋僧：在蠟丸內取出來的，怎麽不繆？

秦檜：（念）久聞丞相理乾坤，占斷朝綱第一人。
都領羣臣朝北闕，堂中埋沒老元勳。
閉門殺害忠良將，塞上欺君枉萬民。
賢相一心歸正道，路上行人口……
唔，怎麽詩不全？

瘋僧：原就不全。——（自語）若遇施全，他就該死了！

秦檜：這是何意？

瘋僧：横看去。

秦檜：詩怎麼橫看？

瘋僧：你的事怎麼橫行呢？

秦檜：唔！——久占都堂，閉塞賢路。——哇！你敢侮弄我朝中的宰職麼？啊哈——

瘋僧：噚，秦檜！

（唱『十二月』）

賣弄恁那朝中得這宰職，
恁可也懊惱我這閣黎。
俺這裏明明得這取出；
他那裏暗暗得這觀窺。
休笑俺瘋魔和尙會嘴，
恁可也乾淨似你堂食。

（接唱『堯民歌』）

呀，這的是坐而不覺立而得這飢。

秦檜：講了半日，想是他肚中飢餓了！和尚，賞他一份齋。

住持：是。——（取齋送與瘋僧）相爺賞你一份齋。

瘋僧：我不喫！（摔齋）

住持：傾壞了！

秦檜：再賞他一份！

住持：又賞你一份。（送齋）

瘋僧：我又不喫！（摔齋）

住持：又傾壞了！

秦檜：唔！你不吃罷了，怎麼連壞我兩個？好惱，好惱！

瘋僧：呔，秦檜！我壞了兩個，你就發惱；虧你害了他三個哩！

（接唱）兩頭白麵做來的，

壞了恁那兩個有誰得知，

恁便屈殺了他三人待推着誰！

癡也麽癡，

其間造化的。

這是甚麼？

秦　檜：這是饅頭。

瘋　僧：這不是饅頭！

秦　檜：敢是饞餡？

瘋　僧：也不是饞餡。

秦　檜：是甚麼？

瘋　僧：哪！

（接唱）這的是岳家肚皮中腌臢氣。

秦　檜：這裏不好講話，隨我到冷泉亭上來講！

瘋　僧：冷泉亭上不好，倒是風波亭上好行事哩！

秦　檜：和尚，我看你伶牙利齒，有甚本事？

瘋　僧：我會呼風喚雨。

秦　檜：風雨在天上，你如何喚得來？

瘋　僧：喚得來還要退得去。

秦　檜：如此我要一陣大風。

瘋　僧：有有有！——如來佛助弟子一陣大風！

〔風聲〕

秦　檜：好大風！收了，收了！

瘋　僧：收收收！

秦　檜：我如今還要一陣大雨！

瘋　僧：有有有！——東海龍王助貧僧一陣大雨！

〔雨聲〕

秦　檜：好大雨！收了，收了！

瘋　僧：收收收！

秦　檜：唔！我想風雨在天上，如何來得能驟？

瘋　僧：連發十二道金牌召來的，怎麽不驟！

秦　檜：啊哈哈哈！……

瘋　僧：（唱「快活三」）

風來時雨便起，

雲過處電光輝，

把他拿住風來握住雨不淋漓。

（風聲）

秦　檜：好大風啊！

瘋　僧：這不是風。

秦　檜：是甚麽？

瘋　僧：是朱仙鎭上那些黎民的怨氣！

（雨聲）

秦　檜：好大雨啊！

瘋　僧：也不是雨。

秦　檜：又是甚麽？

瘋　僧：哪！

（接唱）這的是屈殺了岳家父子天垂淚！

（接唱『朝天子』）

太師爺俺與恁便說知，

說着恁那就裏，

俺只索要忍辱波羅蜜，

恁可也悔當初屈殺了他三人可也無着無對，

到如今悔後遲。

他在陰司下便等你，

在閻王殿前去告你。

秦檜：告我甚麽？

瘋僧：他告你私造下十座牢房。

秦檜：哪十座？

瘋僧：雷、霆、施、號、令、星、斗、煥、文、章。

秦檜：他在哪一號？

瘋　僧：他在章字號等你哩！

秦　檜：啊呀，佛爺呀！

瘋　僧：（接唱）這的是恁自造下落得這旁州例。

秦　檜：方才這八句詩如何講？

瘋　僧：方才這八句詩——

（唱『煞尾』）

做一個啞謎兒與恁猜。

秦　檜：橫頭上八個字？

瘋　僧：橫頭上八個字——

（接唱）做一張悶弓兒在恁那心上射。

有一日東窗事犯，

（接唱）才知我的西來意。

那時節搥着胸，跌着脚。嗬，秦檜！

（接唱）恁可也慢慢的悔。

秦　檜：俺去也！（下）

啊呀！倒被這瘋僧一番言語，說得毛骨悚然，回去與夫人商議拿他便了！打道！——瘋僧一席話，使我魂魄飛！

〔衆喝下〕

——劇　終——

❶「能」意爲「這樣的」。

一九五五年六月廿八日

定價 三角五分